

集部

清獻集卷十二

宋 杜範 撰

奏劄

經筵已見奏劄 辛丑八月

臣聞天下之患莫大於安危之繆見而緩急之錯施也夫以危為安則禍至之不戒而有不可勝諱之憂當緩而急則具文之是講而無以為有事之備古人所以觀時度勢以圖事揆功者葢謹諸此臣竊見進書有命期

限甚迫以一時之大典而責成於庶幾之手以千載之信史而取辦於旬月之間拘之入局則司冗劇者不能時至限以定日則與脩撰者必以茍成非其素能豈皆良史筆削惟意詳略異宜考訂不詳紀載無法不足以彰聖朝之文獻而徒以貽後世之笑譏况寧宗實録尚脩未就盡日夜之力以應期限之嚴必多差訛前後牴牾而書吏之錯字漏句且不暇閱視而改正也臣每聞之族談竊議謂朝廷進書雖係大典然在今日亦未為

甚急之務而何至匆匆若此也時已隶紅邊遽正亟淮東西及襄蜀之報大非往歲比而西帥不和交惡互甲平時尚爾一旦緩急何以望其協謀敵愾淮西副帥本非其才勇鬬自誇智謀何有近者挑山寨之怨深恐爲蕭墻之憂而淮東制臣深溝堅城嚴於自守責其應援恐致誤期而川蜀數千里莽爲盜區一失上流則江淮之地皆非我有以是思之此正安危存亡之秋君相同心憂慮之日也今内治之政多闕外治之備尚踈方且

致飾於進書之舉汲汲然若有不及為之態是可謂以危為安當緩而急傳之四方人心疑而離矣昔宣和間金人已陷平州而上方御樓觀燈措置書藝及靖康間金人已謀再寇而上方復春秋復詩賦萬世之監良可痛已今者土地日蹙賦入日少恃和糴以足糗糧倚造楮以為泉貨方幸少稔遺黎生意僅如一髮上下凜凜憂在旦暮而顧以錙銖之取供泥沙之用竭百姓之膏血為一時之美觀雖奉御筆置局裁減浮費然承平舊

例用一破十所支之數動以數十萬計雖曰裁減上下
牽制豈能盡革方今正楚邱布帛之時會稽薪膽之日
而糜有用之財為此可緩之事實臣所未曉也臣愚欲
乞聖斷且緩進書之期候今秋冬邊事寧息財用有餘
來春舉行亦未為晩或者則曰來歲大禮年分難以舉
行蓋為事併而費重也夫費出於國帑皆陛下之財用
之於來春者也豈有用於今歲而有餘用於來春而不
足者乎若令有司一面痛加裁節計其費幾何且令來

春行之似無不可其所進之書詳加訂證仍以一員專掌其事原缺四字屬相與參稽互考使前後無舛體製歸一毋致荒率茍且為朝廷文獻之羞不勝幸甚取進止

經筵已見奏劄辛丑十一月

臣聞上天之愛人君如父母之愛其子慈而撫之愛也怒而呵之亦愛也休祥以順應之愛也變異以警懼之獨非愛乎迺者瑞雪愆期陛下宮中精禱醮事未幾而飛霙已積一念潛格其速如響豈非祥之應然次日之

夕電光再爍繼以雷聲都人震恐此殆非小變也陰方
凝而散陽方伏而泄咎證之形抑豈無其故臣惕然而
懼端居以思豈非邊塵初收臘雪又應喜心一勝驕逸
易生故天愛陛下而以此警懼之耶又豈非廟堂已幸
籌邊之功朝廷方舉喜雪之宴上下相慶以樂忘憂故
天愛陛下而以此警懼之耶周成王之頌曰我其夙夜
畏天之威人主之事天固當無時而不畏也況天變甚
異天戒甚明若不應之以實意之惻脩而視之為屢年

之狎見是玩天也是慢天也為人子當父母之呵怒至於玩且慢則其獲罪也何止於呵怒而已哉數年以來天變屢形其呵怒不知其幾今又有冬雷之變繼於臘雪之後臣竊意陛下宵旰憂勤必有脩省之實君臣吁咈必有戒飭之言祖宗故事必有講行之節默觀審聽皆未之見聞也豈懼災之心不足以勝喜瑞之意耶不知大臣進嘗以告陛下退嘗以咎其身否耶使晏然坐視無異平時是幾於玩且慢矣臣竊憂之昔髙宗皇帝

以正月雷震謂輔臣曰去年未交正月節雷忽發聲後有苗劉之變朕與卿等宜共脩德以實應天今太史所占類是矧當此國勢萎弱人心渙離之時易於動揺卒多陵僭苟非君臣脩德力行善政痛除汙吏其何以安疲俗而過亂萌前之歲十有二月雷電震京師去歲遂有旱蝗之變以至屍骸遍野相食成風今存者皆溝壑之餘也儻非今夏麥大稔今秋小稔則變亂之形已非今日所見然其民生之困未蘇國用之竭益甚氣象之

凋殘事勢之危迫未有極於今日者設不幸嗣歳未保有秋其將何以為國亂亡之證近在目睫言之寒心此正君臣慄慄危懼之時未可以屢年狎見而忽之也臣愚以今日之弊莫大於意向不白無以鼓動天下施行不實無以信服人心賞罰不明無以作興臣庶上以苟且為政下以偷安為習淪一世於委靡壞爛不可支撑之地强閽得以遥制朝廷强豪得以侵敗王法盜賊公行姦宄陰伺其欺熳我國家者不止於强敵而已臣願

陛下嚴虞舜勑天之戒脩周宣懼災之實夙夜祗畏毋使天下疑其有宮庭之宴酣也政令由中書毋使天下疑其有嬖倖之私謁也除授以公議毋使天下疑其有親黨之與政也明諭大臣推誠布公毋使人疑其尋覔紹之舊轍也篤志用賢毋使人疑其貌親而情疏也血誠憂國毋使人疑其周防以固位也明諭臺諫正學直言毋使人疑其同好惡於權勢也彈劾必審毋使人疑其求過愆於舊籍也風釆必振毋使人疑其釋豺狼而

問狐狸也以至侍從給舍群臣百職皆使之洗心易慮竭節首公毋懷利以事君毋循枉以干進毋使文以自營毋合汙而曠職上下同心以謹天戒以回天意庶幾轉沴爲祥豐登可兆人心可安亂萌可遏矣虞書曰庶明勵翼又曰率作興事人心敬惰惟在陛下與大臣率作之而已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貼黄

臣竊謂人主承宗廟社稷之重莫先於定大計以鎮

安天下今世運艱阨人心危疑而國本未定其所關
於宗廟社稷者至大也臣去歲已嘗一再奏陳且言
善擇不如善教立少不如立長已蒙陛下垂聽不以
臣言為僭今又一載矣曾未聞聖意所定中外人心
無不憂懼近者諫臣抗疏朝班輪對亦嘗屢進忠言
而終未有以感動陛下之意臣竊感之昔范鎮言於
仁宗朝二十疏臣等所言僅一再而止是其忠懇之
忱不足以及范鎮故區區之言不足以格聖心臣之

罪也夫皇天付中國於陛下祖宗傳丕基於陛下自即位以來一十八歲儲位尚虛舉天下以為憂而陛下若置之意外者縱陛下自輕如宗廟社稷何臣願陛下察臣愚忠詳思卻慮檢臣前奏善教立長之說決計而力行之以安天下危疑之心以弭姦雄窺伺之計臣不勝大願取進止

簽書直前奏劄 壬寅

臣一介安庸誤蒙睿眷擢置樞庭自媿無補毫髮以稱

任使抑有區區愚忠願一陳于前而淮壖繹騷籌邊爲急不敢妄進書生迂濶之談近者至日之朝雷電之變上下駭驚陛下祇懼天戒亟降御筆以導人言臣何敢不竭其愚以効微忠竊謂數年以來災異頻仍雷發非時歲歲有之未有發於陽復之旦若是其震厲可駭者也占驗之書臣所不識妄意推測雷在地中而爲復今乃在天上而爲大壯其不爲旱乾之災乎關方閉於人雷乃發於天其不爲疾疫之癘乎陰陽未定當靜而動

其不為危亂之兆乎陽不勝陰迫而輕發其不為兵寇之擾乎是必有大恐懼大修省大黜陟大變更以大慰乎人心而後足以消天地之大變不然徒應之以減徹之常禮求言之具文適以重天怒而益其變也陛下慄慄承休翼翼昭事同符商周當此非常之變宜有非常之應中外盼盼朝夕引頸以觀朝廷之設施或玩視之以為常循習之以茍安則變不虛發其何以上答天譴此實關於安危存亡非細故也敵蹦兩淮通川不守其

餘僅保城壁而井邑村落雖海角湖渚至僻遠之地悉遭殘毒焚蕩爲墟被敵者死於干戈流離者死於饑寒寃痛徹天薰成沴氣生聚既空國何以存且津流要害在敵目中荐食無厭之心恐非一江所能限也朝綱不肅蠹弊成風吏治不清姦貪塞路疾視興訛動形謗讟危心無賴每倖禍災國步日蹙邦計日虛民生日困盜賊日啓危亡之證凜凜可憂使無天變之駭猶當朝夕慮求所以拯艱扶顛者而況天譴昭昭若是尚可優游

恬玩以度歲月乎人主代天理物一毫之私不容間也勑天命以謹時幾畏天威以嚴夙夜此念所存何莫非天賞曰天命刑曰天討陟降厥士亦曰天監若私怨之宿非天也私恩之酬非天也私暱之爵非天也私謁之行非天也私勑之降非天也私財之貯非天也動不以天其何以弭變剥復之機特在陛下一念轉移人心皆於此乎觀之臣愚欲願陛下以懼災之實心行弭災之實政奮然厲精痛自咎責降詔罪已如漢輪臺之詔如

唐奉天之詔以動天下感悅之心以開天下忠直之氣
穆然以思二十載之間有蓄疑而未化溺愛而未克過
恩而未裁揆之天秩之常天道之或有未合而向日羣
臣固嘗屢言而未從者一旦舉行之斥絕之易置之罷
宮庭之宴賞懲左右之姦欺杜禁掖之批降禁斜封之
除授使天下欣欣然有望治之想明諭宰臣進退百官
黜陟在位一採天下之公言抑諛進直扶正黜邪以植
國家之元氣至於臺諫天子之耳目朝廷之紀綱係焉

而近者習於和平之說流爲迎合之私毛舉細微猥及閑遠以應故事凡君相之所信用而未察者皆不敢略有所言風采不振莫甚於此而尤不可不激厲而更張之也敵兵雖退姦計叵測來歲備禦所宜急作規模江面諸郡莫非風寒藩屏重鎮所宜急選才望鹽政已壞宜急變更以循舊法和糴方行宜急措置以贍軍儲楮價益下宜急扶持以助國用凡內脩外攘之政所當施行者皆宜隨其緩急而爲之圖以一新天下之耳目庶

人心悅豫天意可回而災異可消矣不然臣恐憂未歇而禍方大也祖宗之大業社稷之大計惟陛下深念之臣不勝憂國之心敢貢狂言罪當誅斥謹鞠躬以俟命取進止

第二劄

臣昨嘗侍經筵讀帝學至呂公著論武帝之待汲黯臣奏云汲黯在漢能使淮南寢謀王音云朝有直臣則姦臣自知畏憚大哉王言萬世帝王之龜鑑也臣退而亟

書之闕入時政記以光國史臣竊見端平更化召用諸賢直言讜論聞于四方其時朝廷清明烝烝向治未幾而宰臣誤國賢者亦相繼引去至嘉熙選用臺諫風采凜然未幾而朝論驟更敢言之士不能安於朝廷之上自今觀之端平嘉熙之號為善類者疾病死亡之餘而僅存者無幾存而用於時者又無幾昔者所進今已不知其亡自游侶徐榮叟李韶王伯大繼踵去國而人言紛紛群聽風靡以諤諤為禍以容容為福致政令之差

繆除授之混淆邊境之艱虞人心之睽離國祚之阽危
誰敢為陛下正色而昌言之夫所謂直臣者其立身之
勁近於矯其惡惡之過近於訐其憂慮之切近於張皇
其遇事輒發近於不達時務人往往嫉惡而攻毀之惟
賢主則愛護扶掖以獎其忠直之氣蓋以其言不利於
其身而甚利于邦家也昔司馬光讀賈山上疏言秦皇
帝居絶滅之中而不自知因極論順已之損逆已之益
若逆已者罷黜順已者拔擢則諂諛日進忠言日疎非

宗社之福益上之意向人所共趨上有惡直醜正之心則下皆讒諂面諛之士人主之柄將潛移寖失而其勢益孤矣西漢之亡此其證也陛下聖度如天臣下奏對雖有甚忤者未嘗不借之詞色以優容之而近者寖虧謇諤之風每多優游之論雖職在言責亦不過茍焉指摘以塞月課而已不足以起人意而振朝綱此豈非朝廷進用之間無以昭示樂諫獎直之美意而然耶臣愚無以仰報聖恩惟有為國薦賢可以盡臣子之義王遂

徐清叟方大琮王萬此四人者鯁亮端方為善類所推者也范應鈴羅愚徐鹿卿陳昉此四人者剛勁有守為衆論所予者也湯巾劉應起此二人者負敢言之氣不茍同於流俗者也陳韡內懷忠赤外著威聲平寇南方功烈甚偉分閫江淮敵人知畏雖浮光僨軍因以放廢而通國之人常望其復起以敵王愾方今多事正之師才豈宜使斯人久於家食此尤天下之共屬非臣之私言也其餘端人哲士陛下已用於朝者臣不敢贅言其

在下而名未彰者臣又未敢輒言臣願陛下開明公道振扶直臣如臣前所論薦其未名者亟取名之其已名者則速其來而亟尊用之庶幾陛下好賢遠佞之心益白於天下愛君忠上之論日聞於廷紳篤實勁正之士不遺於遠外國是彰明朝綱振肅而慶歷之風可以復見矣臣不勝惓惓取進止

清獻集卷十二

清獻集卷十三

宋　杜範　撰

奏劄

相位五事奏劄

臣恭惟陛下奮發乾剛收還威柄斥遠宄佞召用英耆不以臣之衰殘無似起之家食擢畀鈞衡臣控辭弗獲扶病入覲任大責重凛懼弗堪臣聞更天下之治易凝天下之治難蓋自古迄今治亂之相因禍福之相伏機

括所在至可畏也聖人於易發之夫巽而止為蠱蠱壞之象也而彖辭乃曰蠱元亨而天下治是當蠱而有大亨之理亂之生治禍之蔵福也乾坤交而為泰泰通之象也而九三之爻辭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是當泰而有陂與復之理治之生亂福之藏禍也今陛下乘大權下移衆弊膠轕之後一旦發憤而改弦易轍薄海内外拭目以觀新政人孰不以為善而愚臣獨有隱憂焉葢懼是耳臣不敢遠摭往事姑以陛下臨御以來近事言

之且端平嘗改紹定矣而弊反甚於紹定嘉熙又改端平矣而弊益甚於端平淳祐又重改嘉熙矣而弊又加甚焉何哉蓋端平失於輕動嘉熙失於狥情而淳祐則失於専刻輕動者其私在喜功狥情者其私在掠美専刻者其私在固位是三者同出於私而専刻又私之尤甚者也臣入對之初蒙陛下寵錫宸翰四卷曰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是陛下亦知私意纏繞之為害而以諸葛亮所以處身治國者望臣也臣雖至愚極陋

敢不盡忠竭節捐私徇公以報陛下之知遇哉臣亦願
陛下克去己私動徇公理相與扶植世道遏絶亂源無
使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則天下幸甚臣敢摭五事為
陛下獻一曰正治本夫中書者天子所與宰相論道經
邦之地而命令所從出也昔唐李德裕告武宗以政常
在中書為治本若輔相有欺罔不忠當亟黜免擇其忠
與賢者屬之使政無他門天下安有不治武宗從其言
德裕始得自盡其才削平澤潞麾制河北諸鎮幾致中

興大抵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福威之柄固不可以下移
若徼下移之弊而欲悉出諸己則一人之腹心耳目無
所於寄左右近習得以乘間而竊取之名為獨斷實出
多岐是安可不慮哉漢武帝憤田蚡之除吏於是宰相
徒取充位而嚴助吾丘壽王得以制外建宣帝戒霍光
之專政於是宰相止總衆職而弘恭石顯得以縱己欲武
與宣尚爾他可知矣或有勸仁祖以凡事從中出則威
福有歸仁祖曰事正不欲從中出不如付之公議使宰

相行之有過失則臺諫得以言之改之易耳大哉王言真聖子神孫世守之家法也今陛下新攬權綱惟恪循仁祖家法凡廢置予奪一切與宰相熟議其可否而後見之施行如有未當給舍得以繳駮臺諫得以論奏是以天下為天下不以一己為天下雖萬世不易可也二曰肅宮闈昔者周公旦制六典之書以致成周太平之盛自宮伯宮正以至閽寺嬪御之微悉屬之天官冢宰其意蓋甚深遠也今固難與古並論然人主一心攻之

者衆外庭遠而易踈內廷近而易褻親士大夫之時少親宦官宮妾之時多防閑之不容檢柅之不至則淫怠奇衺之習進得以汩亂其聰明私謁請託之風行得以干撓於政事或托內降或求御筆宰執不敢奏郡縣不敢問而令甲為虛文矣陛下春秋既高歷變多而閱理熟固未必為此曹搖動然其閒乘罅伺隙狐鼠憑附已不能掩或者紛紛之竊議大抵欲富貴之心人皆有之陛下處深宮之內一言動之微一嚬笑之頃皆左右近

倖所售以為欺者也或潛聽黙窺公受賄賂或隂排密譖圖報怨讐於是士大夫之無恥者從而趨附之其門如市徒使陛下蒙謗於天下是安可不深為之慮哉且自漢唐以來多以女寵與政濁亂天下惟我祖宗家法最為嚴密程顥常深嘉而屢道之臣願陛下嚴外内之限絶干請之私縱未復成周六典之舊而諸葛亮所謂宫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者是亦布公道之大端也三曰擇人才夫人之難知古今通患其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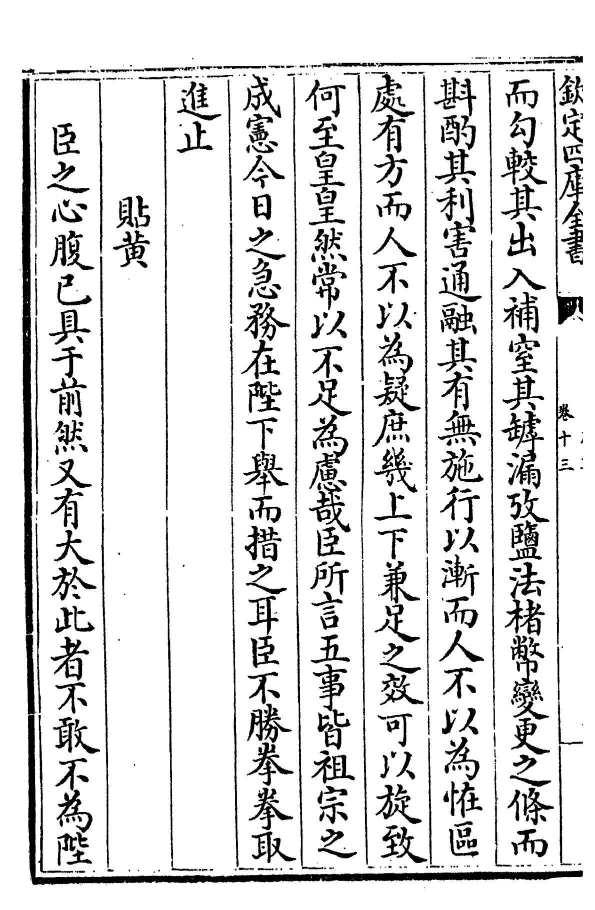
惡賢否明白易見者固未暇論其大姦似忠大佞似直
者亦未暇論且均是善人也均為君子也而長於治
民者或不長於治兵優於聽訟者或不優於理財惟各
量其能而器使之則各稱其任而無廢事矣用違其材
必至敗事於是小人之有小才者執以藉口謂善人君
子但能空談無濟實用而兇悍生事之術得以售其姦
矣最不可不謹也且夫經筵之選所以養成君德緝熙
聖學其任至重今率為兼官講罷亟退仍共本職程頤

所謂積實意以感動者何在哉臣願陛下謹擇庶僚中如程頤范祖禹呂希哲輩使專經筵之任庶其發聖言之精與助聖德之光明為益多矣給舍臺諫任繳駮彈奏之責其選尤不為輕自慶元以來宰相率用私人觀望風旨浸以成俗今陛下親灑宸翰止令大臣平時薦進至於除授必出聖意是故得收威柄之大端惟必擇其剛方直諒守正不阿者而用之其純厚謹默巽懦無立不與焉則朝廷施設資其正救者多矣至於內而侍

從任朝夕論思之寄外而監司司一路舉刺之權亦難
輕授必各隨其能而用之而不徒守遷轉之常格可也
若其大要則在乎取其忠實廉勤者驟加拔擢無拘乎
近臣之論薦擇其貪墨苛刻者重加貶竄無待乎臺臣
之彈奏如是則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而天下
之治舉矣四曰惜名器仲尼謂惟名與器不可假人以
為君之所司可謂重矣且文臣之有貼職武臣之領閤
衛皆朝廷以是優賢勸功而非賢與功者不在此選祖

宗朝於此最謹至政和以後濫矣南渡之初稍加釐正近者大臣狥私市恩或以加諸世家之乳臭或以授之臣僚之罷免曷嘗論其賢與功哉蓋帶職之設雖曰虛名而聖主所以鼓舞天下興起事功者正於此乎在若朝廷不以為重則人亦將輕之矣他如親王后戚之子弟親故遷轉爵秩不拘常式邊頭諸帥之賓吏士卒奏請論軍功動踰萬數皆前朝所未嘗有願陛下謹惜名器勿狥私情以之厲世磨鈍尚安有不趨事赴功者哉

五曰節財用且節用之說談者不勝其煩而聽者不勝其厭矣而卒不見之施行何哉葢已私之難克而人情之所甚不樂焉者也今版圖未復賦輸至寡而朝廷之用度視紹興乾淳之間已不翅倍蓰況邊戍未徹芻輓之費至彯郡縣之征求無藝民力日困國計日乏可不急思所以拯救之惟陛下自一身始自宮掖始自貴近始凡侯王邸第之營繕妃后墳廟之供給宮內非時之宴賜一切减省以助邊儲然後取封樁國用出入之數



而勾較其出入補窒其罅漏攷鹽法楮幣變更之條而斟酌其利害通融其有無施行以漸而人不以為怪區處有方而人不以為疑庶幾上下兼足之效可以旋致何至皇皇然常以不足為慮哉臣所言五事皆祖宗之成憲今日之急務在陛下舉而措之耳臣不勝拳拳取進止

貼黄

臣之心腹已具于前然又有大於此者不敢不為陛

下告臣竊見通判某州俞德藻承詔言事勸陛下早
定大計此皆陛下寬洪無我容受盡言故德藻以疎
遠小臣敢言及此昔仁祖朝司馬光為并州通判嘗
請於宗室中選擇賢者建為皇子以待皇嗣之生退
歸藩服慶歷盛事乃今見之臣不勝欣贊陛下既已
付外施行臣當與二三大臣熟議其當行者奏聞惟
陛下斷自聖衷毋惑浮議則宗社幸甚臣等幸甚伏
乞睿照

相位條具十二事

臣伏蒙聖恩寵賜御筆俾臣等條畫當今可行事宜以聞仰見陛下厲精圖治委任責成之意恭惟陛下至仁盛德同符仁祖而開天章閣給筆札命韓琦富弼范仲淹條列利病實在即位二十一年其時又適相同可謂盛矣臣愚鈍何足以望韓富范之萬一亦何敢不罄竭愚忠以稱塞明詔謹條畫如後

一曰公用舍孟軻論人之可用與否皆歸之國人蓋國

人之論天下之公是非也用舍務合人情而好惡不
狥私見則公道布行人心悅服而治象新矣今以善
類聞於時者大略皆已收召而素負直聲為人望所
歸者三數人或滯在遐邦或付以外服殊鬱衆望其
邪比之朋大者一時斥逐衆論稱快而小者亦已漸
漸屏去臣尚慮或有去之未盡者安知不為元祐之
蔡京願陛下進退人才悉參以國人之公論登衆賢
於朝使精神會聚氣勢翕合則乘罅抵隙者必無所

投其間元祐之變為紹聖非所慮矣

二曰儲才能事不豫則功不成器不具則用不給朝廷之用人亦然今士氣不振人才衰少平居之時又不為有事之備小官閑局隨分差除稍關要職一或乏使往往徘徊四顧無所適用實為當今之大弊宜旁搜廣取涵養而作成之內而朝列儲宰執於侍從臺諫儲侍從臺諫於卿監郎官外而守帥江面之通判幕府則郡守之儲也江面郡守則帥閫之儲也一官

闕則升一官以補之其他職皆然如是則臨時無乏才之憂而治無不舉矣又有隱遁山林不事科舉或試而屢黜早棄場屋其人有學識才智可為世用者令監司郡守每歲搜訪以聞亦可以為國家儲才之助

三曰嚴薦舉之法所以廣收人才今之弊極矣十科之選不能為文而薦以著述初無學識而薦以顧問至於三學狀闕陞五舉狀改秩亦皆謾為襃稱無所稽

據或挾勢而脅取或納賂而妄予皆有力者得之孤寒之士卒老於選調同坐之令不行朝典之語徒設臣謂宜詔中外之臣凡有薦舉者必明著其職業功狀行誼事實不許止為褒詞朝廷置簿書籍記不如所舉者定當并舉主懲罰仍詔宰執侍從臺諫不許為人覓舉庶幾人不敢妄為薦揚而下之實材出矣

四曰懲贓貪祖宗待士大夫甚厚而繩贓吏甚嚴蓋其毒民害國莫此為甚監司之職所以廉察吏治激濁

揚清而今之列職于外者不過一司存而止耳一道之貪廉能否置之不問其何以清吏治何以阜民俗紹興間臺臣何溥言州縣貪吏郡守不治而監司按之則郡守當坐縱容之罪監司不按而臺諫劾之則監司當受失察之罪每歲較其所按之多寡以為殿最之課今宜舉而行之然近世多有按察官好惡狥私論劾不實動以贓誣人者臣謂自今有以贓罪按上即行下本路或隣路監司勘證著實其人果以贓

敗必繩以祖宗之法輕者監贓重者簿録無貪贓實迹而妄以贓罪誣之者其監司郡守亦合量行責罰臺諫風聞論劾言及贓罪亦合行下勘證施行庶幾良吏不致枉濫而貪吏亦不得倖免

五曰專職任欲省官而權攝可以施於閑局不可行於劇曹以冗局而兼劇曹則事務繁雜彼此交滞近年以來每以吏部而兼給舍夫給舍於朝廷之務無所不關所以謹出令也今以吏部兼之銓選之事已不

勝其冗又兼以給舍是以朝廷文書始之以尚先行繼之以尚劄行而繳駁之職幾廢間有出令已久而繳奏方上但見其令出而屢反殊失祖宗設官之意如以京尹而兼户部吏部以長才處之尚以為難或力所不及必將失事又如經筵之官職雖清簡實惟啓沃之要職祖宗時每多專官則澄慮事外潛心理趣不以俗務之繁撓神明之舍然後可以玩索經旨從容敷繹以禆益聖聰凡此者皆當專其職任不可

以繁劇之職兼之庶官不為徒設職不為具文

六曰久任使古昔盛時官有世守職無驟遷是以責實可行庶務具舉今朝士差除遠者一歲近者數月一人之身而徧歷兵財禮刑之間有志事功者方欲整革宿弊而已遷他司無志職業者往往視官府如傳舍胥吏長子孫以制其權姦蠹益深蠹壞益甚臣謂內而財賦獄訟銓選與夫繁劇之職不能其官者亟行罷易能者必三年而後遷外而監司郡守不能者

斥之能者必使之再任考其績效增秩示寵既已滿替必與超擢以旌其勞庶幾人無茍且之心官無曠廢之職而吏治烝烝矣

七曰抑僥倖朝廷爵賞所以犇走天下之士使可以僥倖而得則不安分義躁競成風而惟辟作福其柄褻矣自名實不覈賞罰無章吏部但拘銓選之苛文而不問其人之能否朝廷但存審量之故事而不察其績用之有無或執資格以取償或挾勢利以干進廉

直者困於下僚攻巧宦之徒往往躐處富貴至於邊頭之以功補官者濫冒尤甚捐軀冒矢石之士反被沉抑賞典不行其何以作天下趨事赴功之氣臣謂宜行總覈之政嚴濫冒之法布告中外使之各安義分舉才者必採訪其實能典銓者必廉考其素行朝廷不以弊例而過恩宮庭不以私謁而廢法勲舊之家邸第之戚不以名器而輕假爵必以德賞必以功如是則治功之不成未之有也

八曰重閫寄且今敵勢方張哨騎歲動衝突城邑虜掠人民蹂踐禾麥使朝廷常懷北顧之憂紹興初劉楊韓岳諸將分屯江淮而以張浚為制置以統之則事權既重諸將知所聽命閫外之事朝廷悉以付之近雖令維揚兼制淮西而地遠勢均運掉不行又以招撫為名者自是以為贅員每懷觖望臣每憂之要必有以更張而後可宜蚤入聖慮

九曰選軍實今邊戍未撤供億日繁西淮既已清野屯

田卒未收功而三總所盡仰給於朝廷尺籍伍符率多虛籍江左事力已難支持而兵之貧窶則自若也臣謂宜令邊閫行下諸帥諸州將見管軍伍精加選擇分為三等其勇悍有武藝者使之出城戰鬬其次者使守城捍禦其老弱者既難以臨陣又難以守禦則使之於近城之地畫界耕屯歲終課其所收使之自食以省糧運實為當今之急務

十曰招土豪竊見敵人擾邊先以哨騎侵軼兩淮而後

以舟師自清口五河渦河等處出淮徑渡其哨騎必自浮光之西涉淺而來使浮光有兵防遏守禦彼必知畏忌何至馳騁於千里無人之地或東或西惟其所之朝廷所以未及經理浮光者非棄之也蓋糧道不通無以給餉虛城難以徒守也臣聞沿淮土民逋匿深山以避寇亂頗有豪傑竄伏其間千百為群各相保聚以十萬計若遣一多知有謀之人挺身而入見其頭目示以恩信諭以朝廷之意有願經理浮光

者借其名目使之自率其徒出力經理食其地守其城堡二三年間經理有緒則以郡符付之以為淮西捍蔽必有應募而出者

十一曰理溝洫近年以來備邊之策以閉關清野為要務清野雖使敵無所資而自戕其人民自蕩其土地將何以為國雖曰閉關各自為守而哨騎衝突飄忽往來其何以屏蔽長江甚非禦敵之策臣謂宜倣祖宗方田之制疏為溝洫縱横經緯各相灌注以鑿溝

之土積而為徑使不得並轡而馳結陣而前曹琦之
守陜西其制尚可考也晁錯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
此步兵之地車騎二不當一但此制其廢已久罕有
知之者宜行下邊臣採訪通暢有志之士講究便宜
灼見其可行既先行於近城二十里内又沿江諸郡
稍有端緒以漸開廣行於沿淮之地則戎馬之來所
至皆有阻限不至蕩無障礙聽其所之而溝之内又
可以耕屯可以積粟實足為安邊固圉之計如陷馬

坑之類皆所當講行其勝於清野多矣

十二日明急務臣謂治邊理財實惟當今之急務非廣集衆謀旁搜實才而徒以四五宰執都司之見而專行之豈能盡中事機臣謂宜詔在朝大小之臣以今之沿邊便宜與夫理財籌畫使各攄所見條列來上侍從臺諫以上具奏卿監以下申尚書省專委後省看詳擇其可行者行之可以裨國計仍詔中外臣僚搜訪人才有明於治邊善於理財者具姓名以聞朝

廷更加詢訪擇其可用者名而用之可以集事誠非

小補

右十二條謹用奏聞伏乞睿照

繳還內降劄子

臣伏準內降指揮承事郎新特添差通判溫州兼管內勸農事全清夫係榮王夫人親弟可除直秘閣差遣依舊替趙與嶔任滿闕已差下吳沂改添差通判紹興府替趙與弼闕擬成忠郎前特添差兩浙西路兵馬副都

監嘉興府駐劄仍釐務趙與滋因任書滿已踰半載可
特差充紹興府兵馬鈐轄替蕭德闕以陛下之命臣安
敢不奉行但方此革新庶政而乃尚仍循習之弊人每
言唐之斜封墨勑非治世所宜有恐殆類是豈不重累
陛下厲精之初意耶昔杜衍事仁祖凡有内降恩澤一
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仁祖嘗謂近臣
曰人但知杜衍封還内降吾居禁中有求恩澤每以杜
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其所封還也至今皆稱仁祖之

能克己從善杜衍之能守公奉職臣固不及杜衍而心願學之亦願陛下以仁祖為法毋牽於姻族之私庶幾慶歷之治可以漸復實宗社之幸陛下其勿謂此特小節而無害於治葢其事雖若至微而所關於治體則甚重也所有内降二件揩揮謹以繳還伏乞睿照

又奏

臣早上蒙玉音問趙希徹内降一件遂誤認以所繳還兩件中與徹者為對歸來喚上中左房詰問乃别是一

件臣縁前日正在病假中案吏嘗以此項内降呈行臣
令少遲意欲繳進尋以健忘稽緩此臣因久病心氣凋
耗遂致上冐留令之罪今謹以繳還所合施行已面奏
矣伏乞睿照

清獻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清獻集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博士臣劉光第

校對官原任中書臣徐步雲

謄録監生臣王叔愚

清獻集卷十四

宋 杜範 撰

奏劄

奏堂除積弊劄子

臣伏蒙御前發下黄袋一封頒示臣大學生方大猷等伏闕上書一軸臣已再三閱視其言三事及君子小人消長為治亂安危之分實為憂時之確論而中間亦多有未知朝廷事體習聞世俗之議而輙為之言者如謂

股肱日趨於惰臣讀之不勝慙懼告假日久機務積滯官曹多闕臣之罪也迹隣於惰何以免人言陛下必已念臣之病知其非真惰矣其言堂除一節陛下豈以此事為臣所建明故特以此書示臣耶臣雖在告固亦甞聞外議之紛紛矣臣區區之愚不敢不力為陛下告竊謂積弊不可以不革而人情多習於故常革之以公則不當顧流俗之議革之以私則不當執已見之偏且銓選之法付之吏部擢用之權歸之廟堂以廟堂而下

行吏部之事祖宗之時無此也自三四十年來權臣執
國柄以公朝之爵禄而市私恩取吏部之美闕而歸堂
除玩習為常所取益衆熇奔競之風抑孤寒之士以至
人心蠧壊人才衰削其有關於國家之利害誠不為小
臣向來在州縣在班行間每切痛之今陛下不以臣之
愚使備位右轄故於奏事之初他未暇論首以是為請
已蒙聖明付外施行矣臣適以病告久不入堂故於投
劄求闕者報應少遲而發下部者長貳亦未有處分誠

未免有久困於羈旅者此亦臣之罪也俟筋力稍健旦
夕參假自當與范鍾亟議行之然孤寒寡援與夫恬静
有守之士素為沮抑者一聞發下部闕莫不歡然相慶
以為公道將行而巧於進取素干堂闕者一旦無以售
其謀遂致紛然騰議而學舍諸生亦習於聞見乃以近
年之弊政為祖宗之成法是必有從諛為之者且其為
說謂國朝任官循常調則有部授别異等則有堂除是
未嘗深考也所謂别異等者如秘省之召試學官貳令

京選通差皆不次擢用以儲人才非若今之所謂堂除也限以資格殆與吏部循常調無異此豈祖宗之法哉若曰儲才則如架閣書庫京教及所留幹官等已自過祖宗時堂除之數正不必多留美闕以侵吏部之職也臣豈無鄉曲之情豈無親故之交豈不願一循舊例多留部闕以應其干請可以植私恩可以買虛譽何乃固執偏見為此等不近人情之事而甘心於召怨招謗耶獨念臣之愚拙無以上酬聖恩惟有以公滅私盡忠為

國耳中夜以思當今積習之弊不止一端每欲罄竭所知隨宜漸革雖力不勝任才不逮志而猶未敢自惰於苟且止也陛下如以臣之言為是則當上下相與堅守行之浸久人情漸安便者必多而謗者可弭矣如以臣言為非則是人之浮議足以上惑聖明之聽而臣之固滯果不足以有為徒負簡知臣敢不自知進退惟陛下裁之取進止

御筆

朕自總權綱夙夜不敢寧處思日力之當惜慨治功之未章爰命耆儒並相左右所冀同心以輔德急先當世之務共濟時艱可也朕望治甚切卿等既涖廼職盍圖廼功宜悉忠陳以究實用毋悠緩以度歲月毋遜避以妨事必絕私意而革去弊端必立公是而不失和氣以昭康濟之素業以副責望之至懷卿等各殫所見條例來上朕當決意行之

謝御筆戒諭劄子 同左相上

臣某等恭拜宸奎特垂訓飭俾同心輔德共濟時艱捧讀震惕措身無所臣等幸際聖明頃躐躋政途猶恨區區愚忠未獲展盡今俱蒙擢任並置左右若不思罄竭更待何時況忍懷私見自取顛沛有負非常之遇哉矧臣某臣某同年也又同朝最久每有意見於奏議多不約而合非苟同也今為何時真如同舟遇風相救如左右手猶懼不濟豈當少有不孚以上累聖治以重關宸慮時事所合奏聞續議條上謹先具劄子奏謝伏乞睿

照

奏上小劄

臣輙有怳惘仰干天聽臣衰病之軀應酬太早忽於前月二十六日又復暈絶至於遺溺亦復不知此證甚惡豈復有再生之望尚餘殘息皆天地生成之恩自此愈覺虛羸不惟足力頓弱拜跪不可而心氣久耗思慮尤難昨聞敵騎已至八里莊此萬文勝之報又聞呂文德已棄五河此趙邦永之報二事皆關利害思之焦然不

寧臣雖徒憂無補於國坐臥一室幾同廢人所甚畏者
凌晨朝叅衝風乘馬此豈可以久妨賢路分宜引身知
退緣邊事未寧不敢有請欲黽勉以出又恐病復轉甚
莫保殘軀勢不免再具狀申省請旬日之假别已奏聞
敢乞聖慈特賜矜允事有合議施行者臣雖在假亦未
嘗不請屬官商確取决於左相范鍾而行不敢偃然自
安以忘國事但中有所懷不得面奏不勝紆鬱徒抱孤
忠凜凜自懼近時宰輔常以親書小簡奏聞臣亦欲效

之不敢專輙如蒙陛下特可其請即乞明賜聖旨庶臣得以遵守免於輕僭之罪時擭上徹忠忱披露欲言之悃臣不勝幸甚

御筆

茲覽來奏卿以微恙未可趨朝聞呂文德棄五河之報最計利害不知如何區處李曾伯濟師之請可一面應副調遣當塗九江江防正嚴不可時暫闕官有合施行事卿等商確奏聞或自有所見容具奏來宜更將愛即

遂全愈

又奏

臣聞嘗具奏少露悃悃茲蒙聖慈特降御筆曉諭其所請密奏且蒙俞允臣不勝感激之至今日所聞敵騎已到八里莊此春哨之常若呂文德棼棄五河圓子而歸此却大關利害恐所報欲架浮梁渡師亦有此理但今已春深非過淮攻城之時第漣泗守禦不堅或被其攻瑕爾今已調澉浦定海水軍轉料過淮亦調淮西之兵

過淮東矣太平乏守臣欲以尤焴改知而都司以為有才幹能辦事者不如邱岳今已議定并龔基先兼江西安撫沿江制副及江東西監司闕官皆已議得其人來早已刻自當面奏自此或有已見謹遵聖旨用小簡奏入第以衰病之軀將理未復在假日久不勝慚懼伏乞睿照

三月初四日未時奏

臣竊見自楮券折閱以來邊上諸軍請給不足以供衣

食之費饑困藍縷常有怨聲臣向也嘗言於當國者以其重靡國用議弗及而止臣此番造朝聞其怨聲日甚竊恐或有離心不唯難以責其用命死敵而勢之所激必有不可追之悔今忽得淮西安撫王鑑申省狀謹以繳奏臣亦嘗容令人細算邊上諸軍所請增之一分止該十八界官會一十八萬有奇等而上之至於二分三分所增不過一倍再倍而已此一年之數其縻國用似不為甚多其於悅以使人之道所關於利害者甚大欲

乞上軫聖慮於宰執事之時特賜睿旨令其密紐等實數或所增不過如上項數目即乞御筆行下此事不可不密或此間軍人知之又有後言臣謂殿步軍月請銀子折價太輕更增得一二分本色亦無損於户部更在聖裁王鑑申省狀臣欲密以轉呈范鍾乞早賜付下

御筆

覽卿來奏備悉所陳朕嘗於史嵩之去國之初亦念其衣食不給饑寒迫身何所不至脫有不測雖悔可追欲

與添支新年分數繼令都司趙希丞等咨行計筭合該若干所費不貲是以特於歳暮凝寒錢内添作三倍支給在京諸軍雖請全折亦自艱窘欲以一半折銀舊例作三貫五百今來銀價高貴特作六貫折支如此每兩則有三兩貫之贏餘亦足以優潤軍士後來以版曹財賦有限須用朝廷貼支此議乃止今若欲如此施行當先辦此一項錢乃可不然則又添印新楮也丞相可更與范鍾詳議奏聞近所聞龔基先於九江公論未允可别

論材庶免擔閣郡事也

三月初六日申時奏

臣昨所奏聞邊頭兵士券食已容與都司熟議皆謂事關總司所請未易舉行欲得差朝士曉暢者二人往江上兩總所點檢出入以視其有餘不足然後詳為區處兼殿院鄭寀近入劄言江上諸處邀阻鹽商亦合差官覈實併委二人者以行然商議亦未定續容具奏文字五件謹用繳入九江欲用蔡節聞范鍾已嘗面奏第京

漕未得其人日夕為之不安昨見程公許劄子言二相遜避遲緩臣不勝慙懼臣以病在告不得與范鍾面相可否以致事或滯而不行意見不同小簡往來徒成擔閣深恐機務積廢外論籍籍為朝廷羞今范鍾令臣粥後過堂議事臣筋力雖未彊只得勉從其言在初八日粥後一往若淩晨朝參尚畏風寒又當遲以數日續容告假不敢不先以奏知伏乞睿照

御筆

夜來覽奏欲於初八日過堂與范鍾議事俟有定論即
具奏聞初七日巳時

三月初七日未時奏

臣昨欲在初八日過堂會議已嘗奏知繼而思之恐范
鍾來早欲擬奏除目適已扶病畧出歸來又覺暈眩蓋
緣體氣尚怯未可勉彊所議兵券事此未易輕舉欲趂
此時軍士在邊捍禦稍勞特支犒一番其城守不出者
亦量支給庶幾與之有名荆湖川蜀不得援例來早范

鍾須面奏更乞聖旨令其契勘多寡之數以聞即賜御筆行之織漕已定議崇賀此人却通練且以舊職名之俟其來却處以此職九江議定蔡節一出命便當催趣起離其他關監司郡守處亦已議定一二人面祝范鍾今在來日擬上臣再以思范鍾與臣固同心協恭但意見有異同稟性有緩急臣今病體未復尚當告假又不得時與范鍾面議可否以致事有積滯頗涉人言臣區區欲自此有合用之人合行之事區處既定即擬除目

及指揮先言之范鍾一面徑自繳入如上合聖意即付
外施行陛下如俞臣所請即乞明賜御筆書之別紙容
臣以示范鍾以見出於聖斷庶免機務不至悠悠如或
者遜避之譏亦使同列無喜於自任之疑更合恚取聖
裁伏乞睿照
臣近見李曾伯所報邊事辭氣似覺稍緩今天氣漸
熱敵兵豈能久駐于此所憂者在今秋耳合催趙葵
早來此付以邊事恐當遣庾牌令快行往趣之得其

速至此預備防秋之事庶不至重勞憂顧伏乞睿照

御筆

丞相所奏之事俟范鍾將上斟酌施行昨見李曾伯報到邊事殊無急迫之意似覺稍緩今之為備却在秋冬前日已遣快行齎文字宣諭趙葵催趣赴闕朕並建二相正賴協心共濟國事事之是非人之賢否須是明白洞達開心見誠二三大臣相與平章歸至當之論無自用之嫌今後有合行之事合用之人可一面與范鍾商

確區處既定然後入奏似不必御筆處分也初七日酉時

三月十二日巳時奏

臣病體素怯扶曳北來五旬之間暈絕者三分脏者一因此愈費調理兩日來天氣漸暄稍覺清快勝前但氣體未實筋力未彊凜凜焉常有朝不及夕之憂尚望君父矜憐更寬假期俾一意調治以俟平復臣昨蒙聖慈特遣中使傳旨撫問且賜以御厨之珍臣不勝感恩激

切之至臣早上得吕文德蠟書亦以捷聞其後雖有告急之説而意氣亦壯繼又得其館人與此間承受言郡中有糧軍士百姓皆無畏怯之氣次第濠亦無慮想敵意稍畏吕文德故以兵綴之却攻他郡或泗或壽耳壽自有備聞泗近來備禦稍可恃所憂在淮西三郡糧道為秋冬攻城計耳目下非所憂也吕文德蠟書已同范鍾繳奏其館人書今謹以奏聞伏乞睿照

臣近連得孟珙兩書頗有相孚之意若得邊閫無相

疑阻亦幸事也其書因併繳奏伏乞聖覽訖付臣答之

御筆

玆覽來奏知卿體力向安天氣漸暄更宜珍嗇即遂全愈呂文德蠟書似無甚急迫之意城中乃有所恃而無恐耳孟珙之書情意相孚此亦幸事凡百更須有以得其心緩急庶可運掉也十二日未時

四月初三日酉時奏

臣屢蒙聖旨傳諭燕宗仁等差遣緣照條多礙所以都司難於擬上已仰體陛下篤親廣恩之仁擬定五闕謹以繳進近者一年遠者不過二年以上皆不為遠但未免使已受闕之人各遲二年於義未安此後恐難復有此等差注當以義斷恩不失以天下為公之道惟陛下深念之中間有欲帶閤門祗候者於法尤不可所不敢狥伏乞睿照

御筆

擬進差遣指揮甚善即已付外施行矣

四月十六日申時奏

臣昨蒙睿旨令契勘軍人請給今已就戶部察求得三項請給分數所合增給者止殿步司諸軍耳若銀子每兩價錢增作五貫於戶部經常之費所增亦不為多但有一說不可不慮其將校軍卒自合一例折支價錢若止於殿步司軍人增給則是同於折錢而異於立價於體未正不若於二分銀之內將一分支本色或增支一

分見錢以示優恤之意於事體差順耳或聖意尚有所疑容臣請上趙與𥲅面議續得奏聞伏候睿旨

御筆

令來既增禁旅禁衛亦合增支皇城司等處并諸軍將二分銀特支本色諸班直等處一分銀亦支本色如此示優異更約計所增之銀并添給之數翌日奏聞

御筆

昨日所奏江淮諸軍增支券食錢新會分數今尋刷得

昨來都司條具到文字四件頗似詳盡并與戆具到在京諸軍支本色銀白劄子並付卿詳觀可更斟酌同付出文字繳進初五日午時

回奏

臣昨領聖訓早上即請都司官商議未有成說見謀之范鍾今蒙御筆付出文字五件令臣詳觀斟酌仰見陛下軫念邊廷之意以臣觀之邊塵未靖豈可使三軍有衣食不足之怨兵劵不容不增明矣但朝廷科降者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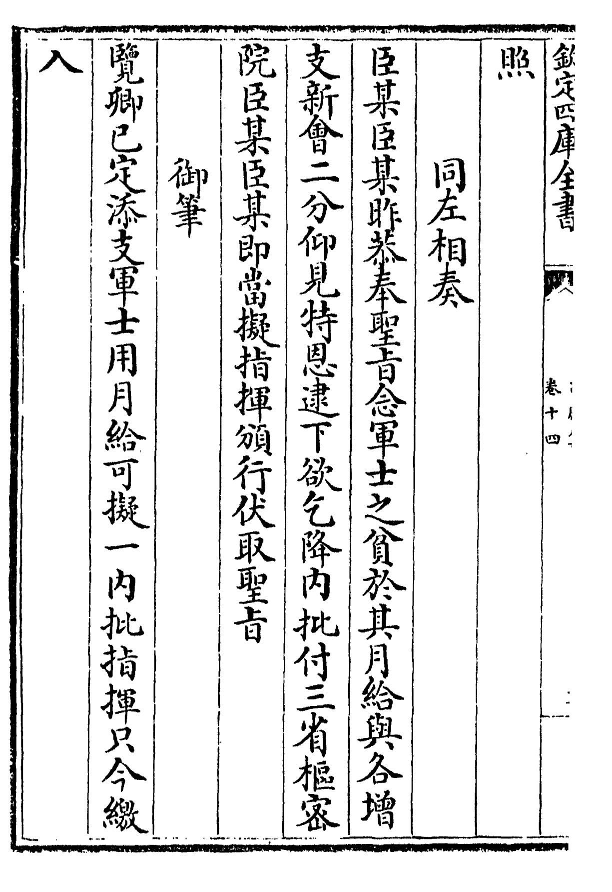
之一二分似亦可那融而總司所支亦當如朝廷所增之數必又别求科降恐國用未易支給俟熟議其可行即當具奏龔基先既於公論未允只得以蔡節改除九江以陳塏為京漕却催徐鹿卿來以郎兼權檢正此却稍穩已言之范鍾矣文字見令人録本續得進繳伏乞

睿照

十四日御筆

訪聞日來浙西盜賊愈熾憲司全不措置至於鹽官界

內一家遭刼被殺者數人畿甸之内詎宜有此可别易
監司俾厲風采嚴行禁戢
回奏
臣恭準御筆諭臣以日來浙西盜賊愈熾憲司合議别
易仰見陛下軫念近甸之意臣十一日入堂已嘗與范
鍾言之欲别易憲而議未决臣已博加詢訪其曉暢有
風采者絶少在朝行者有王爚見為太府丞在家居有陳均見居温州可用當一面諜於范鍾俟議定則以進擬伏乞睿



照

同左相奏

臣某臣某昨恭奉聖旨念軍士之貧於其月給與各增支新會二分仰見特恩逮下欲乞降內批付三省樞密院臣某臣某即當擬指揮頒行伏取聖旨

御筆

覽卿已定添支軍士用月給可擬一內批指揮只今繳入

擬内批

邊未撤戍軍士勞苦實可憐憫念宜加優恤可令尚書省下兩淮湖廣總領所各照見幇十七十八界會子分數内將二分十七界更特與支二分十八界其有係朝廷管餉軍分並一體施行仍自缺月為始

同左相回奏

臣某臣某恭奉聖旨念久戍之士月給不贍特恩各換二分新券惠至渥也缺實增矣只作換給庶曉然易見

謹擬內批進呈伏乞睿照

清獻集卷十四

清獻集卷十五

宋　杜範　撰

書劄

薦葛應龍劄子

某等輙瀝愚衷仰干鈞聽某等竊觀昔人有言士之致遠先器識後文藝㨿是矩以觀人真取人之良法蓋尚器識者必重厚顓文藝者多輕浮重厚之士如金石齒革雖貴賤不同而咸適於用輕浮之人如鏤氷刻楮雖

華采可觀而無補於時此王楊盧駱所以不見録於裴行儉者也國朝沿唐舊制以科目取士名公鉅儒率由此途出然拔十得五寧免遺才使通今學古者或皓首衡茅篤行厲志者或混迹漁樵而上之人徒有之才之憂良可慨惜先正蘇文忠公嘗請于先朝欲於科舉外別選奇才異能之士誠以程度之文一日之長不足以盡人之能否必廣招徠之路庶有抱負者咸得以自見耳某等伏見具位葛應龍器姿樸重材識茂明行不詭

隨言無欺偽其著為文章循循焉以先賢為準的而不
為時俗夸多鬬靡之辭其見諸議論斷斷乎以古道為
可行而不狗茍且因仍之計安貧自守擇義而取與之
劇談時事每慷慨激烈邇者天久不雨茹素黙禱久而
不倦人皆笑其迂而乃自謂未有至誠而不動其愿慤
之實亦可略見決非近世投書自鬻大言無當者之比
水心葉公絜齋袁公悉皆許可而半生困躓獨抱苦心
曩歲從官如佘兵書袁吏侍趙兵侍李刑侍合詞以薦

于朝而秘省官又合薦之而應龍以其所論著經説雜
文進又蒙朝廷差充國子監校勘尋又與永免文解其
志尚高潔久不事舉子業恐徒負公朝優異之典若畀
以一命使展布寸長必能究心職業圖建事功其視較
錙銖於寸晷决得失於一夫所得遠矣近世固有安庸
男子冒軍功竊寵禄者何可勝數如應龍之才之志沾
以微恩亦朝廷所不惜也某等職在論思不敢蔽賢欲
乞朝廷特賜敷奏毋使養素邱園者有不遇之歎某等

幸甚多士幸甚干凟鈞嚴不勝悚惕俟命之至

回丞相劄子

某近者竊見朝廷鹽法更令一介書生未悉其利害之實但知茍征不可不盡革而浮鹽非所以為名又未敢遽有繳駁謀之瀕海士友之解事者皆以更令之初不可不審故輙抒己意僭以奏聞亦不敢必以為是不過欲廟堂更加詳審而後行耳茲者伏蒙鈞慈特賜嚴翰乃知廟謨已審顧某迂踈腐拙不識事宜妄有駁議譴

而斥之宜也溫詞曲諭開曉諄諄若施之敵已者仰見大人君子撫物接下之盛心而其之微猥何以堪此下情不勝感激慚懼之至然助軍錢以俟他時蠲除恐亦是賦斂之術寧無攘雞之疑以大丞相主之於上固無可慮不然則新會既全用而此項錢抑慮其未必除耳至於浮鹽局大丞相所言者官司之利害某所憂者則亭民及百姓之利害某居於海鄉目所親覩亭民賣私鹽游手販私鹽百姓食私鹽蓋有年矣一旦置局而欲

盡榷之以為官司之利利未必盡歸官司而借拘榷之名張巡捕之勢旁午村落而人不勝其擾矣前之助軍錢若終歸於蠲除少遲固未害而浮鹽局一事恐宜更入鈞慮某本不當復以淺識再有辯言大丞相既不以僭踰為罪許之言矣故敢干觸威重伏乞矜其愚而赦之尚容俯伏光範以稟伏㫖鈞照

與林教授劄 知寧國府

朱文公大學章句或問其說極詳盡明白但熟復深味

則三句之意曉然今觀諸兄所釋多未通透穩實想是初看此等文字未能浹洽故爾中間有邵應桂王一鶚頗勝餘作又有鄒學賔老而不倦亦良可敬外如鍾元震何達先郭時中傅宏父趙武雖不免多疵意亦稍近餘者或敷演泛濫援據差舛又其間有全不曾看文公之說草草塞白者今漫以愚見略批數字更望潛心講學且只於文公章句或問中子細研究以求通徹或有所疑不妨相與質難此邦陳司理其乃祖克齋先生為

文公高弟其家庭講貫頗有源流恐某郡事頗冗無暇
商榷切幸從司理一叩之必有切磋之益府教更宜以
此意勉諸生不勝至望

清獻集卷十五

清獻集卷十六

宋 杜範 撰

序

記

車隘軒閑居録序

自中朝文物之盛播于東南吾鄉俊秀能文之士在在不乏幸而登上第騁榮途者百不一二不幸而陸沉紓處首白衣褐者可傴指枚數也夫能不能才也遇不遇命也而閉門挾策隱几著書矻矻窮年抱其所有曾不

少槩見者可勝慨哉嘉熙改元之春余歸自中都車君若水袖其祖隘軒閒居録訪余於窮閻之下既而又得其小藁讀之得陳賓窻之序讀之於是隘軒之文疉卷累帙鏗鍧炳燿殆與揷架名編濯濯争麗閒居録蓋公自志其平日所得而若水又搜採舊聞飾而附益焉者也其釋經評史確古商今不襲傳記之舊説簡策之陳言逈出新意自成一家議論亦嘗熟閲而細考之如邪正義利雅俗之雜與傲下諂上凌弱畏勢等語誠不易

之確論至謂以僻異解經當與侮聖言同科尤見其所
守條律斷斷嚴甚然毋友不如己之說昔在帝堯之說
尚書之說甲服之說若此之類則余所未解也余距臨
軒之居一舍而近讀其文想其人乃昉乎此因自恨余
之甚陋於聞尤恨不及見公質其所未解而終陋也昔
王氏中說其格言雅訓可以上續七篇之書而後世乃
或致疑其間謂獨其家以為名世外人皆莫之知李習
之僅以比太公家教爾至近世大儒以隱君子目之而

後千古之是非始定嗟夫立言之難也若此葢其名位不列於仕功狀不登於史道德不稱於其徒福時輩不能收墜緝散闡而彰之則所謂抱其所有不少槩見終泯泯於汾曲而已此固人之所同慨其責寧不在為子若孫者耶若水葢車氏之福時也强請余序之辭弗獲姑叙其畧以俟後之論定隘軒名似慶字石卿其居黄巖邑西馬家山云

贈懶朴序

予識懶朴於二三十年前嘗聞林竹坡稱其言五行甚驗後余滯留班行日動歸興數問術者皆不許時懶朴來自鄉閭亟叩之云歲在申衝寅而動動而遷轉歲在酉衝卯而動動則可歸矣余聞之喜甚已而果然余思之葢喜進惡退仕宦者之常情彼術者孰肯違其所喜而犯其所惡非術之過也枉術狥情之過也懶朴知予者循其所知而言故其言輙驗推此以自盡其術將無往而不驗矣懶朴無謂人皆喜進而惡退也因其來書

以遺之

應師老子解序

道裂而爲諸子百家抗吾儒而鳴之至千百載而未泯者獨老釋耳派遠徒繁其源浸失往往背師而馳惟老氏之徒甚夫宗虛無尚柔謙傷周衰文弊欲反之朴古者蓋其著書本意若圖籙之傳符呪之術乃本之張道陵而寇謙之借李君以文其欺惑亂世主後世轉相授受益肆其詭誕駭異不可詰知老氏寧有是哉至於鍊

度超昇之說不過剽釋氏土苴以誑愚俗而圖利其身此又矯誣謬妄之尤者也以是道德五千言固有幼習其讀而莫究其義粗聞其義而莫狥其教殆若冠者之視弁髦耳余每為老氏深慨之大初子乃能耨莠植稼汰沙求金考繹其師所以著書立言之意為之傳註積其精思七年而後成斯亦勤矣且時取六經孔孟之言以為援至考易論刑發明夫明決之義此又五千言所不及也是其尊信吾儒之道與其師等其趣向尤可嘉

尚使能以其書誨其徒反詭誕之習爲清虚之歸安知無葢公出而安漢業者而五千言庶不淆於幻邪異說而其教復明吁蓋甚難也豈獨老氏爲然哉

常熟縣版籍記

浙右多大縣常熟田賦殆與他小郡等紹興經界逮今未百年舊僅存籍之在官者漫不可考胥吏飫口腹養妻子其間朝竄莫易蠹弊百出田而不賦者有之賦而不田者有之重以瀕江水囓與抵罪而没於他司者日

侵歲廣故昔之田以畝計者二百三十一萬為苗七萬二百石為稅若和買錢九萬四千緡今督于官者僅三之二而又多取之白納取之斛面取之點合利擅貴豪細户禁抑莫訴下困上迫令率以不善去來者睨不敢前端平初元秋八月王君實領是邑問民疾苦皆愀然蹙頞以賦役不均告會府檄修復經界王君深念曰籍壞滋久新之惟宜矧上有命何敢弗力顧余始至民志未孚懼弗從也弗從而强之則舛矣廼搜剔宿蠹蠲弛

苛斂孜孜凭案日與父老相唯阿于庭居數月信浹意親民相與語令字我非厲我者王君聞之喜曰可以就兹役矣於是考舊額選衆役按絽興成法參以朱文公漳州所著條目隨土俗損益之録式以狥禮致鄉都之受役者詳為開說俾之通曉無疑然後出令為期衆皆驩然率職田若地標氏名畆步于塍間驗而實者因而書之否則量而會之準絽興成數一無求羸焉闢地為田以田為地者書實業昔之逋賦匿契與詭挾之弊釋

勿問而申禁其不悛者常平田安邊田學田圭田與沒
官之田別爲籍文書費悉從官給士民之赴期會以僕
隷者聽鄉井閭吏一跡不到也由是官民一家大小競
勸如順子弟之於父兄不待督而從縣五十都都十保
其履畝而書也保次其號爲覈田簿號模其形爲魚鱗
圖而又稡官民産業于保爲類姓簿類保都鄉于縣爲
物力簿經始於端平二年之夏訖事于其年之冬圖籍
既定則又均其折色之偏重者蠲其征緜之加斂者裁

定其田與賦高下之不稱者通一縣之田計二百四十萬畝有竒除二十萬為官田賦入隷諸司餘民田得苗六萬六千二百石有竒税折錢九萬三千三百緡有竒載諸户版坦然明白民以實産受常賦為砧基簿印于縣而藏之家有出入則執以詣有司書之强無幸免弱無重困雖惸嫠幼孤皆知其自有之業與當輸之賦汚吏猾胥不得加尺寸升合以擾之其視前時之紛錯龎亂若改邑而粲殊之也於是常熟始以佳地稱於浙右

他大縣莫儷焉向之睨不敢前者將競趨之惟恐後矣王君以書來諗曰某不避冒領巖邑而又舉此重繁之務幸邑人不我二相與協力以濟于成授代有期皆邑人之賜也扶植之俾勿壞焉邑人他日賜於無窮者允賴後之人猶之水焉澄而清之惟難撓而濁之易耳吾懼其弗永于清將復為民病也願子為我誌之以告來者余曩嘗督斯役于烏傷矣畝量步會閱三歲而後成旁視他邑猶有窘步其後者今君成百年之曠於數月

之間上下怡然相安若未嘗有所作興者余固不足擬其能也鄭子產非能者耶其始執政也民怨其伍我田疇而謗讟並興遲以三年而後頌歌之君乃致速若是方且切切焉引慮逆顧爲經久之圖以利斯邑然則君可謂能而仁矣余何敢不爲邑人誌之繼自今令之來斯邑也披斯圖也按斯籍也毋玩其成而易之也毋恥其隨而棼之也毋付之吏手而蠹毀決壞之也則官無虧賦民無横輸上佚下熙俾常熟永爲浙右佳邑而焜

燿言游舊里於千載之下顧不休哉君少登儒科有志當世施于邑政寛猛有則不震不悚載籍頓清廼創義役以息訟修廟學以明教一邑之内百廢具舉耳目煥新葢疾病既去精神既復而後衣冠儼然可整也然吾聞賦役之不均者十邑而九令而有意于民求君之所以易于成者而深思之倣行之則是役不患其難而百姓庶乎有瘳矣然則余之誌也豈徒為常熟邑人而已哉

郭孝子祠記

表孝行閭自唐始此古明王誼辟因人心以厲風俗焉者也宋興三十載削平僭亂四方無虞若稽舊典修崇教化命有司曰應諸道州縣有義夫節婦孝子順孫其令轉運使採訪以聞至道二年台州黄巖仁風鄉士庶陳贊等四十餘人詣縣言本鄉有孝子郭琮年七十四事母張氏備極恭順勤奉甘旨寅夕不懈逮妻子寢處母室不飲酒茹葷者三十年誦梵典禮佛塔積膜拜之

數以七十餘萬計甘於勤勞用祝母壽張氏今已一百
四歲視聽不衰飲食尚强里黨異之縣以聞于郡郡聞
于轉運使使馳詣其家名其母與之坐飲以醇嗟賞良
久遂奏于朝太宗皇帝覽而嘉之亟詔旌表其閭復其
科役嗚呼以一匹夫閨門之行而上動天子褒嘉下勞
部使者臨問築臺植木丹堊烜燿使窮閻陋居突兀改
觀邑人仰首瞻敬稱歎唶唶何其盛也距今二百五十
年時久制隳地處宮痺門不能丈僅留片石過者愴然

幸其祠尚存其像猶舊七世裔孫孝廉偕其季孝溥孝榮孝恭輸財命工整而新之以顯先德以修舊章鄉之士友屬余為之記或者曰古人孝行著於詩書皆可覆視未聞疲筋力從事釋氏之說以延其親之齡者郭氏之孝亦異乎古聖賢所謂孝矣余應之曰人性之孝得之於天古今異時儒釋異教而此性之真未嘗異也世之痼於質而氣暴牽於情而愛移性以物離天以人喪不顧其養而遺之憂者往往而是如郭君者非得於父

師之教訓朋友之切磋而孝愛篤至凡可以壽其親者固將無所不為此念一存天地鬼神臨鑒森列感通之道豈不在兹夫孝心為上禮次之使古聖賢復生亦將與其心而畧其禮豈以詩書所不載而非之哉今其祠翼然其像儼然人之登斯堂也見斯容也想詠一時婉愉承顔之意亦可以消暴厲之萌而長愛敬之端其有關於風教豈不大哉遂為之記

東倅廳題名記

郡置丞尚矣本朝選尤重按宛陵郡志特添差釐務自張點始其後置廢不常廨舍亦非舊觀余始至見子城之内環府治為官舍者三問之其北于郡門者為州鈐廳又北為通判北廳直西南為南廳問添差東廳則舊稅務直子城之北雜于民廛者是也夫鈐兵官也間于守貳非順也通判郡貳也下居冗務非稱也弗順弗稱不可以政予切疑之尋翁君濟可以添差侍母來斯時劇暑徙寓南廳以便清養饞焉靡寧乃考舊志訪故老

蓋東廳在府治西北開禧罷添差虛其治會鈐至於郡守有連假之居因而不歸者三十年或襲其壁記以湮其跡人見其為州鈐廳而罕知其為通判東廳也自端平復置倅郡無以處即稅務而治焉人固謂之通判東廳而又知其稅務也翁君一日謂予曰官居雖等傳舍茍有志於其職非其處弗處也鈐廳之為添倅廳載籍明甚釐而正之於政為宜且嘗以語余余喜曰是余志也郡帑廩雖虛不敢靳鈐所居僅數椽其他棟棟敗撓

室堂墜荒凜凜欲壓君是度是營以葺以新鳩工蒐材程役督成端其傾完其弛增其闕飾其陋雖一戶一楔一瓦一甓之用必身視而親會之經始於己亥冬十一月落成於庚子春二月聽事之高明燕居之淨邃下而庖湢㲲委湔焉悉備於是體統以正觀聽以愜而官府增壯矣嗟夫物之廢興地之顯晦有數存焉孰道以御數者人也委道以任數人不立矣一　忝倅舊宇廢壞湮晦於三十年之久而振興光顯於二三月之間人耶數

耶翁君之才之志於是亦可以槩見矣既訖役魚軒奉親登堂笑娛以寢以處安若素居乃閱故牘自李某上之得其姓名五人繼李而下書歲月于壁余故識其顛末詔後人俾勿忘

寧國府增建韓文公祠記

載考舊聞追隨往哲像而祠之以植聲教行于有司非飾具崇美也謝公嘗守是邦風流遠矣李仙相望數百載游於斯歌於斯其媲美並祠也宜邦人讀二公之詩

載瞻遺像肅容知敬然昌黎韓公就食之地而祠廟未及焉何耶客有為余言者余亟閱其書如復志賦歐陽哀詞第曰江南而示爽詩首指郡名蓋是邦公有別業在焉其祠尚闕豈昔人偶未之考耶公之文詞上接先秦為千載模楷余未暇論視其言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至孟軻氏而無傳非確見道統何能截為定論若此斬斬也竊覌前靈超孤舉講習是專實昉乎是其痛抑釋氏以續七篇之書卓然以斯道自任後學聞風師仰

而是邦未祠豈非其所大闕耶功在斯文宜祠于學已
列從祀或謂匪宜遂即謝李之祠而三之俾邦人敬事
久久無射像既成幸郡僚酌酒奠拜且為歌以侑之歌
曰大原自天兮匪人曷傳孟氏既没兮寥寥千年卓有
人兮鈎深纉玄豈無詞華兮孰究淵源絶彼羣飛兮矯
翮孤騫以道自任兮力與孟肩異端辟易兮聖緒貽懸
祠之斯堂兮光溢二賢敬亭之岡兮連綿宛陵之流兮
縈旋有翼其臨兮儼然瞻遺像而讀遺編嗟此邦之人

兮其毋怠慼

宛陵道院記

宛陵古佳郡昔予蒙恩假守嘗登雙溪疊嶂之閣望敬亭麻姑之山誦明遠太白之詩爲之豁然心舒目明披遠抱以夷猶慨前哲而興起固已忘其冥頑無以稱斯敬缺而悒然自愧會城柝事嚴排紛鎮騷幸以輯寧而予已被名命行矣興廢起仆悉所未暇況土木之事乎越一年實齋王公遂實來閩朱子之學脩明德之教

正躬以厲俗敷訓以崇化節用以厚民而又力請于朝用楮以寛征輸博詢于衆括田以均賦役利興蠧除民用大和暇日周視公宇清凉堂之後敗屋數間棟欹桷隳上陋下痺爰命經度撤而新之扁曰宛陵道院以書諗予為之記予謂老氏以清淨無為為道江東西之有道院豈非以其民淳訟稀可以優游無為而治之耶公之有取於斯也又豈非以其清涼高爽之地可以澄慮怡神而與上下相安於無為耶不然其何以名亟移書

質之公之言曰老氏之道非吾所謂道也道者天下自然之實理體物不可遺而所以行之者人也拂其自然紛擾而為之者固不足言道聽其自然茍玩而不為者亦不足盡道吾守是邦理是民也自一心一身之微推其政治之大事物之細固求無一之不知所止而有得焉將以盡斯道也而身之所處乃廢而不治其何以肅觀瞻養敬義安陋玩圮道之茍也是役也予豈徇世俗侈土木者哉予嘗讀朱子之書而有志於斯矣聞公之

言反而思曩昔之在宛陵也茍焉因循道之不盡也蓋多而公以實學爲實用撫摩瘡痍振起痿癈又以力之餘一新棟宇之敝揭嘉名以見志焉其庶幾於盡斯道者耶溪山之勝殆不落寞矣吾將見公舉斯道以授天下於斯郡也何有遂摭其言而爲之記

黄巖縣譙樓記

黄巖爲浙東壯邑其治當舟車之會占江山之勝有民物之庶方岺崇崇以鎮于東松巖嵬嵬以峙于西澄江

汨汨以經于北而山于江之北者浮嵐聳秀十里一碧蔚為竒觀其南為委羽之山委蛇蜿蜒介乎群峰隱然有界不可踰之勢如虎之踞如鳳之集其融結巧特實為衆山之宗為黄巖之望古人審面勢以畫井邑豈茍云乎哉由其外而觀之若偉然衣冠儼立兩旁而擁所事也由其内而觀之若燕豆肆列設實豢而在其前也縣樓與山直草木可數光氣相接自市居競侈棟宇爭麗萬瓦突兀以障其前而班詔之亭又障之且楹桷蠹

隳圮垣欹圮闕而扁額亦曠落不存令往往苟歲月賦輸而不暇問黎君領斯邑入其治見其閈閎而心陋之既而登樓以望方岑松巖翼其于左右江北諸巘崎巇獻狀獨委羽僊宅乃睽隔而不得一睹也心益陋之欲易之未暇一年訪民疾苦心惻手摩未忽於役二年浚河疏閘民以不病役而忘勞三年爰議經度爰命梓人圖畫其制高下以稱庳者崇之壞者新之闕者宜之圮者築之仍班詒之舊易爲疎櫺以環之其矮屋之在左右也

撤之求名筆篆額以揭之其址三尺有二視舊加三之一其樓三尺有尋視舊加六之一為工之數二千有奇為費之數錢以萬計者五十餘米以斛計者百皆取諸銖積粒儲而用之毫髮無資於民屬鄉之士葛元善阮應龍董其役觕材鳩工無抑取無靳予故其具也備而民不知其成也速而民滋悅經始於淳祐二年冬十二月竣事於三年春三月樓成上入青冥按群宇而下之如翳斯豁如壅斯達憑高敞以納空明之秀據虛曠而

挹仙子之風於是古人審面勢而畫井邑者一覽而盡得之矣黎君走書來言曰是役也幸邑人之不我非也夫子居是邑將不非邑人之不非我也其為我誌之余居北山之趾去委羽十里而遥拳石擁翠撲撲可即而比屋之間短簷之下曾不得搴篘推牖而飫茹之使之偃蹇而莫吾就也顧邑治之所拱嚮亦委之形格勢禁而不相顧耶且是役也俟農隙而始興時也先成民而後舉順也約已以足用節也征斂不下及惠也一役而

四美具焉是亦可以書矣且黎君當旱潦於頻年困賦輸之交迫裁樽有度帑廪不耗其蓄之餘唯公是圖而益修古人必葺之規以嚴官府以新民瞻以開風氣以振華采是又可不大書之以諗後之人耶余將東歸尚能登高作賦與邑人歌頌賢尹之德之政君固已結綬登纖矣或有欲調兹邑者幸為言雖巖也非難也其毋憚君名自昭字其西川人是歲六月既望具位杜某記

清獻集卷十六